

瀉疫新論

高島久也補訂

乾



059010-001-2

8-89

瀉疫新論

高島 久貫子通 / 著

上

M12

CBD-0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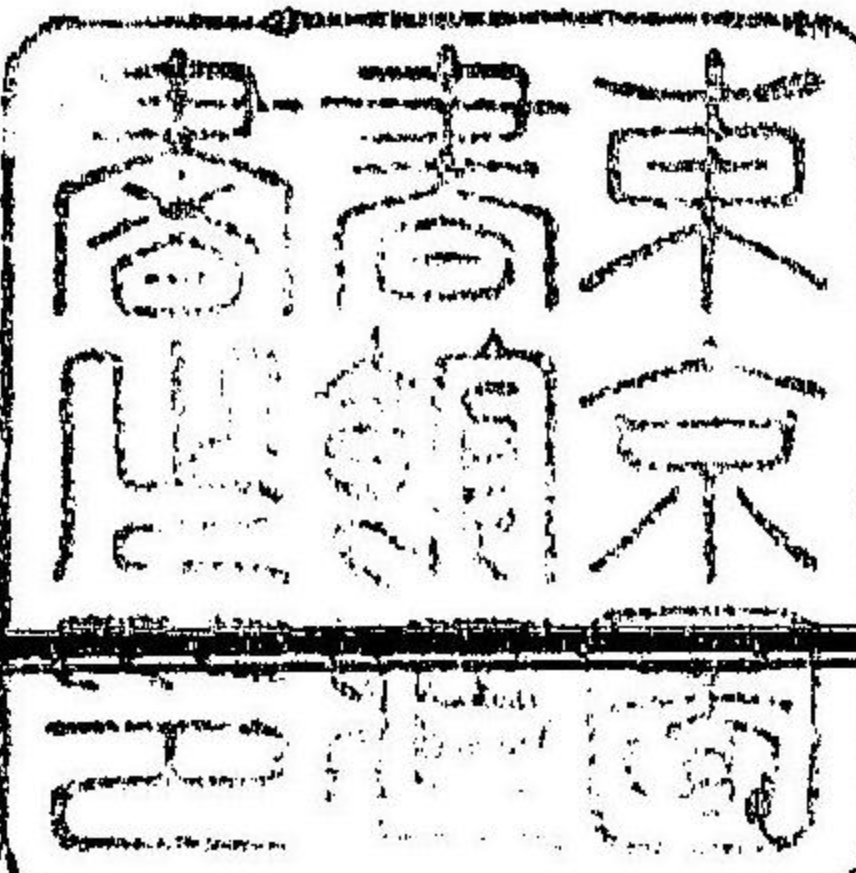
高嶋久也祐啓補訂

瀉疫新論

誠求堂藏

瀉疫新論序

甚矣厲氣之爲毒也。散則彌于六合。聚則藏于物。不得以迹求。不得以數測。其來也識所由而至。其去也難究所循而行。人一觸此毒。近則沿門闔戶。遠則城市鄉陬。無克免禍。譬如火。取之而不見其竭。滅之而不知熄。造々而化々。有々而無々。是以醫莫能窮其理。而得其術矣。近歲此症屢行。往々有劇者。比屋積尸。酸楚痛悼。不可得而遏焉。醫皆錯愕失置。蓋其症也。斗火盤冰。寒熱互投。而逡巡



高嶋久也祐啓補訂

瀉疫新論

誠求堂藏

不詳

瀉疫新論序

甚矣厲氣之爲毒也。散則彌于六合。聚則藏于物。不得以迹求。不得以數測。其來也識所由而至。其去也難究所循而行。人一觸此毒。近則沿門闔戶。遠則城市鄉陬。無克免禍。譬如火。取之而不見其竭。滅之而不知熄。造々而化々。有々而無々。是以醫莫能窮其理。而得其術矣。近歲此症屢行。往々有劇者。比屋積尸。酸楚痛悼。不可得而遏焉。醫皆錯愕失置。蓋其症也。斗火盤冰。寒熱互投。而逡巡

東京
書館
書世
世世

之際終於無救。是無他坐不識厲氣之爲變如何而已。往年安政中此症大行。余日夜精慮。初知其爲熱厥。於是用石膏黃連頗多得奏効。適僚友高島君子通。乃與大黃芒硝起死亦甚多。予見子通相與歎所見之不爽也。蓋子通謙虛沈默。其貌柔順。余則骯髒率直。動忤人受諷。其性素相反。而其術迥相似如此者何也。以其立志一也。或疑余與子通所用不同。而皆能効於疾。余曰譬之用兵。奇正無常。操縱不一。而運用之妙存乎其人。若徒見

奇正操縱之跡。而無見於所以制勝。非知兵者也。子通當時有瀉疫新論之著。今也嗣子祐啓修將梓以問于世。余因辨以斯言。子通名久貫。號停雪。慶應三年秋七月與赴坂城。擢班幕府待醫。叙法眼。

淺田惟常識此撰

瀉疫新論序

余曾讀延陵吳氏之書。竊以爲是醫林之權書也。其書往々翻案古經。新立非常之論。而其立論多出權變。然而殊切事實者何也。亦其人有取捨之權耳。庸師或不諳其理。徒倣其弊者。其害豈淺哉。高島恒齋君。先考停雪君。嘗著瀉疫新論。大抵本之吳氏。能取其長。而捨其短。學殖有淵。議論有源。彼非執一無權者之比也。况恒齋君。能張紹述之業。其論斷亦無餘蘊矣。停雪君沒後。瀉疫之病。

累歲比々而有之。庸師皆以爲古來未曾有之病。徒焦思於無可有之鄉。乏治方活潑之機。新論之所見豈在于斯歟。吳氏以降。唱和疫說者。多以吳氏爲領袖矣。余則每讀其書。未能無疑於吳氏。稱之醫林之權書也。吳氏之後。清人有奇恒痢之說。曰奇恒者。異於恒常也。高島氏之立論。亦與此說相符。抑識者之見。有殊域合轍者歟。其閱古經。而求之權書。新出非常之見。亦家傳心法。所以新論之爲新論耳。讀此書者。善探著作之意。而善用之。

活潑之機。其必有存于其中者也。明治十二年九月
岡田元矩柔克撰

瀉痢新論自序

夫疾有常有變。常者易知。變者難知矣。所謂變者。症候錯謬。內外不相應。如李林甫口蜜而腹劍。不爲其所惑者殆希。去秋以來瀉痢之症。其尤焉者也。暴瀉如注。手足厥冷。禁齟轉筋。孰不以此爲虛寒。然而非虛寒也。故與之以參附或炙炆焉。而闔門比戶枕藉而死。蓋以火救火。益熾其盛。莫一人悟其非。竟至以是爲必死之症。而付於末如之何。哀哉。余亦初爲純然之虛寒。治之毫無効驗。于是

且疑且懼。質之明反同志。僉云。舍參附別無治法。愈益疑懼焉。即日謝絕病者。亢座一室。取古人之書。參互錯錄。以索之。淫思骨立。數日而有悟。曰。噫。是熱症也。奚虛寒之有。蓋此疾也。惡疹異氣。一時流行之所爲。乃吳氏所謂雜氣之類。而溫疫之一種也。其中于人不犯腠理。先後鼻口入。直客胃中。其熱毒兇猛。脇持閉錮。一身之元氣。使弗流通。故發厥冷諸症。爾後試原仲景治熱結傍流之法。參以吳氏以降治疫之方法治之。如輪扁劉木庖丁。

解牛。莫不隨手而愈者。于是深悔昨非之不可及。而幸愚者之一得。次第疫勢尋消歇。所活不過數十人耳。今夏時氣不正。是症復熾。東奔西走。用應其求。治數百人。頗似有所得焉。奈何世醫殊守舊見。誤人者不少。實可慙惻也。都下猶然。况窮陬僻壤乎。乃先以國字詳記其病因症候。附以單省方藥名。曰小夜時雨。今又論次其所發明。旁引曲証。以作數卷。名曰瀉疫新論。倘後世子孫。遇此病之行。莫迷外候。以參附誤人。則吾之志也。詎復公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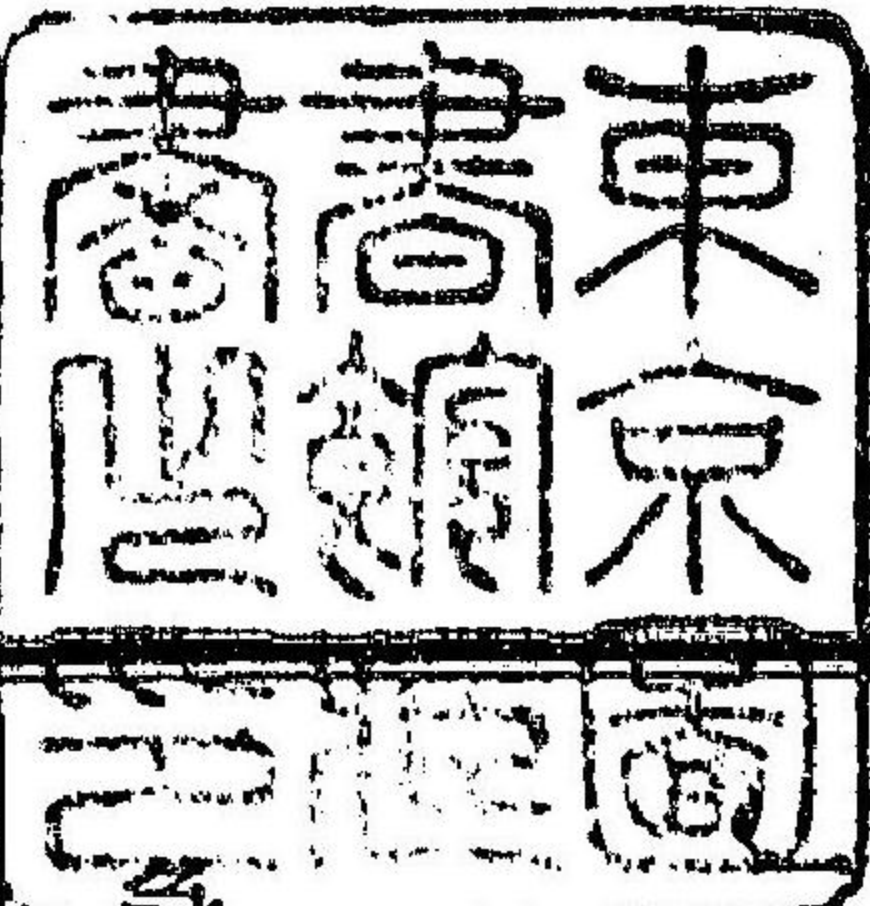
問于大方耶。安政六年歲次己未。重陽後一日。高島久貫識。

凡例

一此篇所錄盡係予之先考停雪先生親驗歷試之說無一涉虛構者然世治此故者概非溫劑則阿片固澁之屬耳適有用芩連石膏者斷莫及消黃者故必有以此編爲妄論異說者故又採諸家所發明一二從類增附並加愚按以備參攻

一 所錄方藥皆係歷試有效者故僅々爾本非爲此數方盡之也此外千金外臺以下至後世方書必有可用者子孫繼我志亦以其各經効者補焉是予先考所屬望也

篇中所載方藥專治裏症之藥而不及發表之方者瘟疫之邪先從口鼻入容於裏不如傷寒從表及裏其適見表症者有之從裏達于表者也故瘟疫一切禁發表况此症入于裏之勢尤急而達于表者甚稀乎是以清解逐穢爲主矣覽者勿以傷寒



先表後裏之例拘焉、

一此篇盡清解逐穢之劑、而不及溫補諸湯者、瘟疫本火熱之邪、古人禁溫補、況如此疾、火熱之尤甚者、故雖四損之人、不宜溫補、若犯之、則徒速其斃耳、故於溫補諸湯、一切不錄焉、覽者勿怪其不備、

一預防、并薰藥、雖非醫家上乘、古人既有其方、俗間亦往往苦徵之、故舉一二以備其採擇耳、

一凡論瘟疫者、以吳又可爲古今獨步、爾後如劉松峯、戴麟郊、周拘元、周禹載、楊栗山、汪期蓮、孔敏禮、鞠吳通諸家、咸學步者、今此編亦以吳氏爲歸宿、

一文辭西土之事、而固非我邦所長也、故借彼文字、以記我事、取達意而足、覽者莫咎其支離缺舌、則幸矣、高島久也、祐啓識、

瀉疫新論目錄上

異域傳染

大疫之歲宜清解逐穢

寒熱因時或異症

戒發表

論下法

暴解之後忌溫劑

疾有主客

病證

脈

舌苔 舌冰冷

治法

嘔吐

渴

厥冷

唇甲青紫

轉筋

目眩

直視

目反

露睛

呃逆

發斑

結胸

腹痛

蛇蟲

口中靡爛

解後大小便不利

抄復

妊娠

發狂

下血

變症

死症

禁忌

預防

或問

目錄下

藥法

刺法
除穢薰法
治驗

瀉疫新論卷上

東京 高島 久貫子通著 述
男 久也祐啓增 補
孫 久敬軌校 梓

異域傳染

瀉疫也者。吳氏所謂雜氣之類。而傳自羌戎。久也案。吳氏曰。雜氣由方土之氣也。蓋其氣從地而起。有是氣。則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萬物。然亦由方土之產也。而匪我豐蕞原中國所固有也。猶麻疹之傳於百濟。詳見日本紀。痘瘡之傳於新羅。事詳日本紀。並續古事談等。非特我也。痘瘡之傳於西域。事見外。癘毒之來於嶺南。按。嶺南。陳九韶曰。癘痘一症。古未嘗及。明季起云。弘治末年。民間患惡瘡。自廣東始。吳番沙之起於漠北。案。張璐人弘治末年。民間患惡瘡。自廣東始。吳番沙之起於漠北。玉醫通

曰。番者。感惡毒異氣。而驟發。黑沙。此在支那亦然。是亦不足徵焉。
病起。漫北。流入。中原。故以番沙目之。
 乎哉。比歲互市相開。米利幹。魯細亞。英吉利。佛蘭之屬。陸續來往。
 而與邦人雜居。以故傳此惡毒之氣也。日熾月增耳。其實不昉於
 今也。或云。此疾起于鎮西。正德年間小兒感冒最多。漸次流傳及
 于尾陽之地。大人亦適有感焉。人呼曰早手。比之颶風之猝然至
 也。爾後筑之前後。年々有之。案詳見于今時醫談。又筑人又云。文
 政壬午秋。此疫行浪華。其初亦起于鎮西。案詳見于時或云初傳
 於肥前長崎。時有米夷舟中患此者。多滯留崎港。死者枕籍。爾後
 蔓延及四方。以是觀之。為異域傳染之惡疾。豈不足徵焉乎。或云。
 子之說博且辨矣。然吾有未信焉。

夫古先哲王之有事於高麗也。百濟新羅任那之客。來往留滯。厥
 後又有遣唐之使。留學之生。北條氏之時。蒙古大舉入寇。至如近

世。諸蕃之信使常在焉。然而未曾聞輒帶惡疾異瘡來也。若彼痘
 麻。氣運所為。適生其時。而世俗遂誤認。為異域傳染之疾耳。夫疾
 病之起。本五氣之錯。攝養之差。然則變症奇恙。何事不有。何必歸
 咎於彼。余答曰。子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凡凶戾惡暴之氣。不起于
 中土。而起於偏土。夷狄如嶺南瘴烟之起。如墨漠北風沙搏成瘡。
 况羗戎偏之又偏者耶。若我日本。亦雖偏于東乎。然帝出平震
 精華冲粹之氣。所鐘男女之肌肉秀麗。迥非漢蕃之所及。故古者
 異邦指我為蓬瀛神州。為東方君子國。有以也。夫况忠義者。其所
 性焉。振古奉一姓之皇統。無篡奪革命之事。其所生禽獸虫
 魚。草木金石。皆良淳。而毒于人者。至少矣。縱令陰陽不和。寒暑錯
 行。無凶戾暴惡之邪氣。以厲於人也。如羗戎君臣父子之禮異。唯
 利是務。其所產禽獸虫魚。草木金石。酷毒者多。是蓋陰陽偏勝之

氣使之然也。故其地氣發而作邪也。必凶戾惡暴矣。中土之人適感此氣。則以人傳人。延蔓不絕。

古先哲王有見於此。故有蕃客朝京師。必穧祭道路。以除不祥。有若廷喜式所云者。案廷喜神祇式。臨時祭。有唐客入京。路次神祭。祭却送神。其容徒等比。至京城。給麻令除。乃入。又有蓋恐異氣障神祭云。右客等入京前二日。京城四隅。為障神祭。厲氣或傳染于邦人。以貽患也。今也華戎雜居。往來如市。宜其有是也。第其一經傳染。其氣潛匿。伏藏閭巷山林之間。遇歲運之偏。勝寒暑之矢節。輒復發作。或漸與土氣和。與人身諸。則其邪氣漸薄。永作我土常有之疾。世人見其如此。認為我家之賊。而不知他家之賊來害我也。豈不謬而子亦何然也。

大疫之歲宜清解逐穢

吳氏之說疫。專論三陽。不及三陰。治法專舉清解逐穢。遺溫熱補

氣。是以後世劉松峰以下數家。僉譏其偏於一而不備也。予謂吳氏之於疫。偏則偏矣。然原係於實驗之言。松峯以下之言。備則備矣。但屬紙上之摸索。何則傷寒。有陽症。有陰症。故治方亦有清解。有溫補焉。尤宜然也。若夫瘟疫。概屬陽症。陰症百中之一二耳。故治法亦以清解逐穢為主。況於大疫之歲乎。夫大疫之穢而毒也。如火之燎于原。炎々漲天。而寸草靡遺。如水之決隄防。而衝突潰裂。萬室蕩盡。如流賊之鈔略殺戮。屠創及嬰孩雞犬。蓋天地殺氣之所為焉。而與平素尋常之疫。竟然異矣。故人之感之也。無論老穉。強弱。滿腔子盡化為熱。雖四俱之人。一焉而已。是以清解逐穢之益多。而溫熱補氣之害多。若平素之疫邪。氣緩且薄。故隨其老穉。強弱。寒熱異症。間或有驗之三陰。而可溫補者矣。如吳氏身逢崇禎辛巳之大疫。乃以平日所歷驗方法。著溫疫論。而後人反欲

以平素之疫律之。是大不然也。若去歲以來盛行瀉疫。雖吳氏之所遺異症乎。而其爲熱毒則同也。此余以主張清解逐穢不用溫劑也。揚栗山著寒溫條辨。專以大運論其理。雖與予說若有異而趣則一也。今立寒溫異時之辨。以載之于後條。

寒熱因時或異症

余前論大疫流行也。亡論毫倪與天資強弱。舉屬熱症。然而未及運氣也。運氣之說。昉於楊栗山。余未知其是非。然亦不可謂無此理矣。疫勢之衰弱。瀉疫之傳染。歲久漸與中土及人身之氣習慣。則凶穢稍薄於此乎。或有屬寒症者。第余之謂寒熱因時異症。則圓活。而彼之因時異症。則畫定。姑揭之于左矣。

楊栗山曰。嘗稽東垣季氏。一以補中爲主。丹溪朱氏。一以滋陰爲重。載人張氏。一以瀉滌爲先。能皆表々於世。總得挈領提綱。故合

一本萬殊之妙。不則當年豈無歲氣。而必各取其一耶。再以痘疹言之。有抱要於保元。有獨取於辛溫。有得意於清瀉。是亦治痘之名乎。何不見有逐年之分別耶。要知天運之使然。非三氏之偏僻也。如曰偏僻。則當年各操其一。以應世。何以得各擅其勝乎。後學不明其故。各效其一。而不通變。亦有畏其偏僻。而弟据症按時。侈談歲氣。以示高卓。皆不知循環之大運者也。余留心此道。年近四旬。鄉關已經。起困巖於乾隆九年甲子。猶及謝事。寒水天運。証多陰寒。治多溫補。縱有毒火之症。亦屬強弩之末。自茲已後。而陽火之症。漸々多矣。尙溫補宜重者。變而從輕。清瀉宜輕者。變而從重。殆及甲戌乙亥。所宜重瀉者。雖極清極解。而亦弗驗矣。勢必瀉滌而元氣之勢始殺。至甲申乙酉。瀉滌之法。向施初病者。多有首尾而難免者矣。歷年已來。居然成一定局。間有溫補者。十一千百而

已。是大運轉於相火矣。凡時行之如正傷寒。與冬溫、風溫、暑溫、濕溫、秋溫、發瀉、瘧瘧、燥咳、吐痢、霍亂、並男婦小兒一切諸症。及痘疹、民病火病十八九。何況溫病從無陰症。得天地疝癘旱潦之氣。其流毒更甚於六淫。又豈寒水司火運者之所可同年語哉。自古運氣靡常。純駁無定。病故變態靡常。補瀉無定。今之非昔。可知後之非今。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矣。任胸臆者。漸々不能仿佛。余於當事時。懷水鏡。惟恐偏僻致誤。庶幾屢經屢驗。差可自信。亦有莫掩者。明知其逆不必治。不過熱腸所迫耳。寒溫條辨

戒發表

瘟疫與傷寒不同。何也。瘟疫不容於表。而直入於裏。縱有表症。不可發表。發表必有害。是前輩既有定論。非我私言也。況瀉疫。瘟疫之一種。凶猛者。往々舌上發苔之未及。而上吐下瀉。忽然長夜。其

凶醜若斯者邪。但其間偶有緩慢之症。見一二表症者。其淵源斷不在表也。世醫往々引大陽々明合病之說。投葛根湯者有之。又爲協熱下利。而投葛根芩連等者有之。夫葛根湯原係治大陽表症之方。而今茲症初無表症焉。况方中有桂枝之辛溫。此症之所忌者乎。又若協熱利。又未觀若斯之凶暴也。故誤用此等方劑者。是所謂助桀爲暴之類也。且比之用溫補固澁之劑者。其害雖差輕。要之五十步百步之異耳。俱非適當之治也。今又舉楊栗山之說。以告世之汲々干發表者。

楊栗山曰。傷寒風寒外入。但有一毫表症。自當發汗解肌消散而愈。其用藥不過麻黃桂枝葛根柴胡之類。在溫病邪熱內攻。凡見表症。皆裏症鬱結浮越於外也。雖有表症。實無表邪。斷無正發之理。故傷寒以發表爲先。溫病以清裏爲主。此一着最爲緊要關隘。

今人一遇温病。便以爲傷寒。遂引經論。先解其表。乃攻其裏之說。此大謬也。總因古今醫家。俱將温病與傷寒看成一症。不分兩治。如王字泰張景岳。曠代名手也。其論傷寒症治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至說到温病。猶是老生常談。他何足道。人每以大劑麻黃葛根等湯。強發其汗。此邪原不在經。汗之徒損經氣。熱亦不減。轉見狂燥。蓋發汗之理。由中以達外。今裏熱結滯。陽氣不能敷布於外。即四肢未免厥逆。又安能氣液蒸々以透表。如縛足之鳥。焉能飛升。又如水注之器。閉其後竅。前竅焉能涓滴。惟用升降雙解。裏熱一清。表氣自透。不待發散。多有自能汗解者。此中玄妙。王劉二公其先覺乎。寒温條辨

久也。案湯滌一投。隨發疹者。此理也。學者宜體認焉。

劉松峰曰。每見治温熱病。誤攻其裡。尚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

言。

衛遜亭曰。此足見瘟病斷無發散之理。至云攻裡尚無大害。當重看大字。說疫

論下法

夫傷寒之邪。自皮膚入客於表。瘟疫之邪。自鼻口入著於裏。故傷寒在初要發表。瘟疫初起便宜攻下。先輩論之詳矣。況此疾瘟疫中。最至厲至暴之邪者耶。故一感之。則直走于腸胃。而驅逐一身之津液。從大腸而逆出流離。藏府轉輸之機。遏絕不行。若不速施下毒之法。則毒邪內蘊。恣其梟惡。復上奔爲吐。眼陷頰削。津液枯涸而弊。只恐攻下之不速矣。予去秋以來。所歷試單明。全在予此。而人往々咎悖於傷寒之治法。因今舉先輩論攻下之說一二條。以証予治之有所本矣。

戴麟郊曰。時疫下法。與傷寒不同。傷寒下不嫌遲。時疫下不厭早。傷寒在下其燥結。時疫在下其鬱熱。傷寒裏症當下。必待表症全罷。時疫不論表邪罷與不罷。但兼裏症。卽下。傷寒上焦有邪。不可下。必待結在中下二焦。方可下。時疫上焦有邪。亦可下。若必待結至中下二焦。始下。則有下之不通而死者。傷寒一下卽已。仲景承氣諸方。多不過三劑。時疫用下藥。至少三劑。多則有一二十劑者。

廣溫疫論

周枸元曰。考內經云。瘟病刺五十九穴。以瀉熱。明乎瘟病當以瀉熱爲急。後人因之而立下奪之法。本卽內經之意。而變通之。蓋瘟熱內蘊。津液受傷。雖在初起之時。急宜攻下。萬勿泥傷寒先表後裏之說。昔賢謂瘟病下不厭早。誠至言也。下之者。使邪卽出。無停留之意。故瘟病服攻利之後。必有水沫。隨大解。漉々出。邪輕者色

黃。重者色赤。劇者色黑。此卽無形之熱邪。下瀉原不拘於結糞之有無。若必待痞滿實痛而始行攻逐。不亦晚乎。指瘟症又曰。瘟邪下法。原爲瀉熱而設。本不拘于結胸之有無。故下不厭早。亦不拘于表症之解與未解。卽便當下。蓋蘊邪由裏達表。必裏氣通而表汗始得。每有下至一二次。或五六次。甚至十數次者。惟以邪淨而後已。同

又曰。瘟病之邪。伏而後發。不似風寒外感。可一汗而已。是以瘟病投涼下之劑。多有病勢猖獗。味者詎爲錯治。每々更醫換藥。致誤。不知伏邪猶之伏匿之火。揚之則燄起。非大下疊下。焉能勝此燎原之勢。常有石羔用至數觔。大黃用至數兩。首尾不徹。始獲全功者。大抵瘟邪傳變不一。非一下卽能淨盡。古人原有如剝蕉心之喻。其邪勢輕者。一二劑卽愈。重者非疊下不効。若畏藥峻孟。怯不

透下。欲不至腐腸爛胃者。幾希矣。醫者惟見真守定方。無妄治之虞。孫真人曰。瞻欲大而心欲細。其斯之謂歟。同

吳又可曰。大凡客邪貴乎早逐。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後亦易平復。欲為萬全之功策者。不過知邪之所在。早拔病根為要耳。論瘟疫

暴解之後忌溫劑

夫瘟疫。元熱病。故首尾忌溫熱之藥。況此疾熱毒之極。故雖有厥冷脈伏等症。不可妄用溫熱之藥。治法中既論之詳。如其瀉斷後。亦不可犯之。則必俄頃變出不測。或終一暝長夜。不可不慎矣。吳又可曰。夫疫乃熱病也。邪氣內鬱。陽氣不得宣布。積陽為火。陰血每為熱搏。暴解之後。餘焰尚在。陰血未復。大忌參芪白朮。得之反助其壅鬱。餘邪留伏。不惟目下淹纏。日後變生異症。或周身痛

痹。或四肢攣急。或流火結痰。或遍身瘡瘍。或兩腿鑽痛。或勞嗽湧痰。或氣毒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驟補之為害也。凡有陰枯血燥者。宜清燥養榮湯。若素多痰。及少年平時肥盛者。投之恐有泥隔之弊。亦宜斟酌。大抵時疫愈後。調理之劑投之。不當。莫如靜養節飲食為第一。論瘟疫

楊栗山曰。按瘟疫乃天地雜氣之一也。有邪不除。淹纏日久。必至虛羸。庸工望之不問虛實。久暫可否。輒用人參。殊不知無邪不病。邪去而正氣自通。何慮虛之不復也。今妄投補劑。邪氣益固。正氣益鬱。轉瘦轉瘦。轉補轉補。轉鬱循環不已。乃至骨立而斃。猶言服參幾許。補之不及。奈何余於乾隆甲戌乙亥丙子三年中。眼見親友患溫病。服參受害者。不可枚舉。病家止誦一人。醫家終身不悟。不知殺人無算。特書之以為濫用人參之戒。寒溫條辨

又曰。按仲景傷寒論。用參姜桂附者。八十有奇。而溫病非所論也。伏邪內鬱。陽氣不得宣布。積陽爲火。陰血每爲熱搏。未解之前。麻黃桂枝不可沾唇。暴解之後。餘焰尙在。陰血未復。最忌參姜桂附。得之反助其壅鬱。餘邪伏留。不惟目下淹纏。日後必生異症。同又曰。乾隆甲戌乙亥。吾邑連開數年。溫毒盛行。眼見親友病。多陽病似陰。用附子理中湯而死者。若而人。用八味丸料及六味丸。合生脈散而死者。又若而人。醫家病家皆以爲死症。難以挽回。卒未有知其所以誤者。余深閱焉。古人格陰似陰。鉢脈脈厥之說。精心研究。頗悟此理。溫病無陰症。傷寒陰症百中一二。庸工好用熱藥。且多誤補其虛。故患陰症似陽者。少壞事。亦不若陽症似陰者之多也。每參酌古訓。又兼屢經閱歷實驗。得陽症似陰。乃火極似水。陽邪閉脈。非仲景所謂陽症陰脈也。輒用升陰涼隔加味六一解

毒承氣之屬。隨症治之。無不獲效。不必疑也。特書之以爲誤認陽症陰脈之戒。同

張石頑曰。夏秋之交。傷暑霍亂。大抵忌用附姜桂種々燥熱之藥。悞服必死。凡夏秋霍亂有一毫口渴。即是伏熱。不可用溫理脾胃藥。如燥渴小便不利。五苓散爲未。本方中肉桂亦宜酌用。張氏醫通

疾有主客

予去歲以來。治病羸或老少之徒。感此疾者。概以清解遂穢爲主。莫不隨手而愈。世醫遇此等症。往往以洞泄爲脾氣之下陷。與參附以促死者。甚多矣。亦有適知感厲氣者。顧慮其舊病尢羸。縮手不敢投消黃焉。非從事於芩連梔栝。即參附炙炳莫所不到。不啻不能拔其本根。有反助其邪炎。熱勢加劇。以至於死者。所謂養虎遺患者矣。故如此之際。雖彼四損之人。或有所不顧。唯宜見邪熱。

勿見舊病尤羸。噫拔本塞源。尙恐其不及也。奚本病之是顧耶。故大柴胡湯三承氣湯之類。隨見症撰用之。吳氏之說尤係于實驗。故抄出于此。

吳又可曰。凡人向有他病尤羸。或久瘧。或內傷。瘀血。或吐血便血。咳血。男子遺精白濁。精氣枯涸。女人崩漏帶下。血枯經閉之類。以致肌肉消燼。邪火獨存。故脉近於數也。此際稍感疫氣。醫家病家。見其穀食暴絕。更加胸膈痞悶。身疼發熱。徹夜不寐。指爲原病加重。誤以絕穀爲脾虛。以身痛爲血虛。以不寐爲神虛。遂投參朮歸地。茯神棗仁之類。愈進愈危。知者稍以疫法治之。發熱減半。不時得睡。食稍進。溫疫論

病症

此疾有數症。方其初發也。有無寒熱。無頭痛腹痛身痛手足厥冷

等。飲食起居如平生。而猝然水泄如傾盆。而却覺心膈寬快者。故人往々忽略不爲意。一二時或半日之間。吐瀉頻併。始疲困著床者。其常也。或有吐瀉數行而飲食起居不甚變者。或有吐瀉初起舌上生厚白胎者。或吐瀉數行始生胎者。始終無胎者。或有瀉數行後生渴飲冷水數升者。吐瀉一二行。已發渴者。雖渴好熱物者。或有適因飲食而發者。或吐或瀉一二日後。吐瀉並劇。始覺疲困者。或有忽然吐瀉並作。暫時眼陷肉削。直視聲啞。手足厥冷轉筋。六脉如系。或沈伏。全無者。其症雖輕重種々。要之皆爲熱症。弟因其人之胃氣厚薄。與邪之緊慢。有不同耳。若其好飲熱湯。雖或似虛寒。此猶滯下亦有熱實之極。及好沸湯者。不足爲異。故參附炙炳。一切爲禁用。雖桂枝乾薑亦非所宜。且桂枝本解肌之藥。此疾初無表邪。若誤犯之。則徒益嘔益瀉。不如無用之愈也。每見世醫

誤認其外症。投熱劑。或炙炳者。吐瀉益劇。無厥者。遂致厥。甚則至冷過肘膝。膈熱反如燒。額上冷汗。眼陷頰削。直視上插。聲嘶只欲飲冷水數升。與之熱藥。則愈吐不納。邪氣益熾。元氣益家。終不可救者有之。譬如陷入於井中。隨下之石。何生之望。而猶言服參附數劑。補之無及。歸之於命。病家亦唯々不爲非。豈其然哉。殺人無算。遂以無覺悟。其實醫殺之也。實可痛悼焉。蓋此疾係毒熱之邪。亦一種之厲氣。而吳氏所謂雜氣之一也。惟邪勢兇暴尤甚。故其中人也。先從鼻口入。直著于腸胃。而驅逐津液。奔迸難制。轉輸之職絕。而傳導之官廢。故偏滲于大腸。作洞泄之症。是亦熱結旁流之類也。與傷寒之邪先從表。以次傳者不同。故初無表症矣。其所下之物。悉所飲食之水漿。與一身之津液也。故全然無糞。亦無臭氣。其色白濁如敗醬。或如米泔。若不早拔去其梟猛之邪。則上吐

下瀉。其勢不能禁。遂現前所云劇症。甚至唇舌冰冷。肌膚血凝。青紫成片。是皆陽氣鬱遏。不能達於外之所致。決非陰寒之症。仲景所謂熱深者。厥亦深者是也。然而世醫不惟投熱劑。兼炙天樞氣海神闕等。以爲適當之治。是猶添薪止沸。艾火雖微。內攻有力。況此極熱之症。兩陽相搏乎。仲景有火逆之戒。況如此熱極之症乎。又有一種粗工。恐洞泄之劇。欲驟止之。內以阿片類。固澁之。外燒酒熨之。芥子泥塗之。是猶不逐賊而豫閉門戶。家人必受害。拙之尤極者也。然如輕症。其瀉間有斷者。但多變爲壞症。有時々蒸熱發揭衣被。纏綿引日者。有變爲滯下者。爲瘧狀者。爲休息利者。有爲骨蒸狀者。如小兒有變驚風者。變疳者。變馬痹風者。如是之類。皆醫之誤治所致也矣。予去秋以來。治壞症數人。然本屬輕症。故得救療。若劇症。不暇爲壞症。必一日或半日而死。可勝嘆乎哉。或

問曰。此症與尋常霍亂泄瀉所殊。子何以辨之。曰。此症洞泄一行。全無糞。更無臭氣。又無腹痛等。瀉數行後。肩背胸肋間。蠕々水鳴。既而腹中雷鳴。瀉出如尿。但肛門濕痒。恰如溫湯。瀉出甚則糜爛。皆屬此症矣。兼之煩渴引飲。小便赤澁。或涓滴作痛。則已非尋常霍亂泄瀉。是知此疾之最喫緊者。若夫脈與舌苔。則非知此疾之所要也。而其病源所以與傷寒等不同也。

此疾邪勢猛烈。傳變甚速。故用藥不得不緊急矣。設不緊急。或服緩劑。則症加劇。而死不出一二日。或數刻。不見八尺健兒。肩擔千斤而斃于道路乎。

此邪概三伏至中秋節。爲盛行之時。其夏至前後。霜降節以前。雖有之。其症頗緩。故有多動血塊疝瘕等宿疾。而腹腰等痛者。不可誤爲瀉痢滯食之類治之。必殺人。如小兒多動。虺蟲者有之。亦類

吐乳者有之。不可不知也。

按此疾。八月尤盛。其如四五月雖適有之。甚稀。且邪勢未劇。有一二人患之者。人多以霍亂泄瀉治之。而幸愈者間有焉。蓋邪氣猶熾。譬火之初炎。其勢雖猛。易撲滅也。其九月以後。患之者。症稍緩。且多挾宿疾。但其外症緩。因與輕劑。則變劇症者有焉。然死者亦少矣。蓋邪勢漸老。猶火之將滅。炎焰雖猛。勢頗緩。亦易撲滅也。如七八月。闔門比戶患之之時。猶燎之方揚。煽假令受邪輕且淺者。其勢頗烈。是以治法一誤。則死生立判。是最不可不知矣。

再按。先如己未歲立冬後。流傳猶不止。但頗異于前日。必多現於表症。輕者吐瀉一二日。或二三日後。自止者亦有之。或瀉止後爲滯下者有之。如小兒先吐乳一二日而後瀉。々如乳汁。無

蕤色。世醫盡以中寒治之。然至感之重者。非消黃其瀉不斷。是所以與中寒不同也。蓋夏秋人身陽氣在外。中守不堅。邪亦兇暴。是以一入裏。猖獗難制。傳變尤速。如冬日陽氣在裏。中守尤固。邪亦屬強弩之末力。是以不得縱其凶暴。故多達表。而現表症。雖裏症亦緩而無死者。故比之夏秋消黃之奏功。不甚速。此亦中守堅固之故也。是以多服而始得效焉。

素常畜飲家感于此邪。則瀉勢滂沛。多于常人。其瀉之斷。又後于常人。

脉

凡溫疫與傷寒。病源不同。至脉亦難以傷寒脉律之。昔人云。傷寒以脉爲主。溫病以症爲主。吳氏以下論瘟疫者。詳於症而略於脉者。亦以此也。况如此疾。不可以脉審定乎。何則洞泄數行。有脉猶

與平日不異者。或有沈遲者。有沈微者。一用大柴胡湯之類。裏熱達於表。則脉亦變弦數。此疾之常也。間初起乃弦數者。浮數者。種々不一。而至治法。非蕩滌逐穢。不可救此。其所以以脉不可拘也。然脉者血氣之波瀾。死生之所判。故全發則不可拘。泥亦不可。今舉楊氏之說數條者。以此也。楊氏曰。或該從症。或該從脉。切勿造次此言。最有理。

戴麟郊曰。瘟疫之脉。傳變後與風寒頗同。初起時與風寒迥異。風寒從皮毛而入。一二月脉多浮。或兼緊。兼緩。兼澁。而皆浮。迨傳入裏。始不見浮脉。其至數亦清楚。而不模糊。瘟疫從中道而變。自裏出表。脉始不沈。乃不浮不沈而數。或兼弦兼大。而皆不浮。其至數模糊。而不精楚。其初起脉沈遲。勿作陰寒斷。沈者邪在裏也。遲者邪在陰分也。脉象同於陰寒。而氣色舌苔。神情依前諸法辨之。自

不同於陰寒。或數而無力。亦勿作虛視。緣熱蒸氣散。脈不能鼓。指。但當解熱。不宜補氣。受病之因有不同。故同脈而異斷也。發溫疫論

揚栗山曰。凡溫病脈。拂熱在中。多見於肌肉之分。而不甚浮。若熱鬱少陰。則脈沈伏欲絕。非陰脈也。陽邪閉脈也。寒溫條辨

又曰。凡溫病。內外有熱。其脈沈伏。不洪不數。但指下沈瀟。而小急。斷不可誤爲虛寒。若以辛溫之藥治之。反益其熱也。所以傷寒多從脈。溫病多從症。蓋傷寒風寒外入循經傳。溫病拂熱內熾。溢於經也。同

又曰。凡傷寒。姓本太陽。發熱頭痛。而脈反沈者。雖曰大陽。實見少陰之脈。故用四逆湯溫之。若溫病。始發未嘗不發熱頭痛。而見脈沈瀟而小急。此伏熱之邪滯於少陰。不能發出陽分。所以身大熱。四肢不熱者。此名厥。正雜氣拂鬱。火邪閉脈而伏也。急以鹹寒大

苦之味。大清大瀉之。斷不可誤爲傷寒大陽始病。反見少陰脈沈。而用四逆湯溫之。溫之則壞事矣。又不可誤爲傷寒陽厥。慎不可下。而用四逆散和之。和之則病甚矣。蓋熱鬱元閉。陽氣能交接於四肢。故脈沈而瀟。甚至六脈俱絕。此脈厥也。手足逆冷。甚至通身冰涼。此躡厥也。即仲景所謂陽厥。淺熱亦淺。厥深熱亦深。是也。下之斷不可遲。非見真守定通權達變者。不足以語此。同

又曰。凡溫病脈中。診洪長滑數者輕。重則脈沈。甚則閉絕。此辨溫病與傷寒。脈浮脈沈。異治之要訣也。同

又曰。凡溫病脈洪長滑數兼緩者。易治。兼弦者難治。同

又曰。凡溫病脈沈瀟小急。四肢厥逆。通身如冰者逆。同

又曰。凡溫病脈。兩手閉絕。或一手閉絕者危。同

又曰。凡溫病脈沈瀟而微。狀若屋漏者死。同

又曰。凡温病脉浮大。而散。狀若釜沸者死。同。

舌苔 舌冰冷

夫舌者。胃之外候。胃中一有留邪。則莫不見於舌苔。猶影之隨形。桴應鼓。故傷寒與温疫。無一不据舌苔。而斷淺深輕重。獨此疾不然者。邪暴烈。一感之。則胃中擾亂。奔迸下泄。不遑鬱而爲舌胎也。是以不可以舌苔之有無拘。故不必詳論焉。然間有見於舌苔者。今舉其概略。以備採擇耳。凡初起有苔者甚稀。或有之必白胎而極薄。且滋潤。須蕩滌一日或半日。瀉稍減。則始變厚白胎。是其常候。又間有初起生厚白胎者。稍緩症也。然必滋潤。其黃胎者。又稀。故不可拘無胎不可下。並白胎滋潤不可下等之說。遲延猶豫。則必殺人。亦有終始無胎者。要之非稍黃不可治焉。其瀉多者。二三日後舌必變緋薄。是瀉多亡津液之所致。宜緩々滋養。人參飲子。

去人參。或柴胡清燥湯。柴胡養榮湯之類。宜之。若下症猶在須下之。不必拘舌胎。嘔渴不止者。竹葉石膏湯宜之。蓋此疾以尋常傷寒温疫之法。律之。則緩者或可及。急者不可及。是所以爲不可拘於舌胎之有無也。亦有吐瀉數行。舌變冰冷者。不可驚誤爲虛寒之極。用參附之類。是陽鬱之極也。故手足亦多厥冷。未必死症。是速當峻下。厥回則舌亦暖。是亦不可不知矣。

治法

凡初起洞泄三四行。嘔吐或吐瀉併作。或瀉斷而吐猶不止。或一二日瀉自止而吐作者。此邪在中焦胃中。而連於胃口。宜大柴胡湯主之。間有吐逆不納藥者。不可誤爲水逆。與五苓散之類。此症世醫往往用吳茱萸湯小半夏加茯苓湯等者。俱非其治所宜。前方或加黃連山梔子伏龍肝水煎。緩々冷服之。若猶吐不止者。本

方加辰砂或鐵粉之類。或加鐵繡水煎亦可也。若心下鞭滿者。前方加厚朴。或大小承氣湯。但痞而不硬者。三黃瀉心湯。嘔者加辰砂。但瀉而不嘔吐者。是邪在中焦。三承氣湯。而兼吐者。猶連上焦。大柴胡湯加芒硝。兼腹痛者。涼膈散。心中煩悶欲吐不吐者。枳實梔子散湯。或更加大黃。瀉後脈浮而數煩渴引飲者。白虎湯。或小柴胡合白虎湯。吐瀉俱斷。嘔渴猶不止者。人參飲子去人參。或竹葉石膏湯。但嘔者。本事竹筍湯。凡此疾險瀉滌盡未盡。有法。大便稍稠糞色生。小便快利舌苔去。則是邪勢盡也。否則未盡也。未盡則用硝黃。微上微下。不可間斷。否則餘燼復熾。戒之慎之。吐瀉全止舌苔減半。猶微々渴者。柴胡清燥湯。或更加葛根。人參飲子去人參。半夏加瓜樓根亦佳。舌上緋薄如豬肪者。津液虛耗也。亦宜前方。或柴胡養榮湯。婦人室女經水適來者。多在吐瀉斷後。此

爲熱入血室。宜小柴胡加鮮地黃。或犀角屑亦佳矣。余見各門。按醫治此症。有知宜清涼。猶畏大黃之瀉滌者。徒從事芩連梔柏之類。其輕者適有愈。至感之重。邪之劇者。既無瀉滌之能。反招閉塞之害。邪氣無由於泄。津液愈耗。是猶葉公之好龍。遂不能入其室。與彼用參附誤人者。不過五十步百步之相距也。如何則此疾邪氣一蟠踞於胃中。非大黃之瀉滌。不可拔。且大黃之治瘟疫。實爲必用之藥。古今神人之所同然。昔耶律楚材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大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又陳宜中夢神人語曰。天災流行。人多死於疫癘。唯服大黃得生。因遍以示人。時果疫因大黃得生者甚。可見大黃之於疫。固不可闕之品矣。蓋大黃之治疫。專爲逐邪而用焉。本不論大便秘不利。胃中

有結邪。非大黃不能去。矧此症之瀉。爲邪熱而瀉。若欲俟其燥結而下之。遂無可下之時。而病者已斃矣。是醫之咎也。故巴豆之峻。亦有所不畏。且夫仲景治傷寒嘔吐而下利者。用大柴胡湯。亦少陰病下利清水色絕青者。用大承氣湯。自餘下利之症。用大黃者。在經文歷々可徵矣。今此疾所下非清水。則必如敗醬。無一下利清膿者。故下劑一投。輕者即斷。重者不至劇者。以胃中蟠踞之邪散也。是皆大黃之功。安患洞泄乎。亦俟燥結乎。吳又可曰。邪傳胃。煩渴口燥。舌乾胎刺。氣噴如火。心腹痞滿。午後潮熱。此應下之症。若用大劑芩連梔栝。務清熱。竟不知熱不罷自成其熱。皆由邪在胃家。阻礙正氣鬱而不通。火亦留止。積火成熱。但知火與熱。不知因邪而爲火熱。智者必投承氣。逐去其邪氣。行火泄而熱自己。若概用寒涼。何異揚湯止沸。每見今醫好用黃連

解毒湯黃連瀉心湯。蓋本素問熱淫所勝治以寒涼。以爲聖人之言。必不我欺。况熱病用寒藥。最是捷徑。又何疑乎。每遇熱甚。反指大黃能泄而損元氣。黃連清熱且不傷元氣。更無下泄之患。且得病家無有疑慮。守此以爲良法。由是遇熱症。大劑與之。二三錢不已。增至四五錢。熱又不已。晝夜連進。其病轉劇。至此技窮力竭。反謂事理當然。又見有等日久腹皮貼背。乃調胃承氣症也。况無痞滿。益不敢議承氣。唯類聚寒涼專務清熱。又思寒之最者。莫如黃連。因而再倍之。日近危篤。有邪不除。耽誤至死。猶言黃連至幾兩。熱不能清。非藥之不到。或言不治之症。或言病者之數也。他日凡遇此症。每々如是。雖父母妻子。不過以此法毒之。蓋不知黃連苦而性滯。寒而氣燥。與大黃均爲寒藥。大黃走而不守。黃連守而不走。一燥一潤。一通一塞。相去甚遠。且疫邪首尾以通行爲治。若用

黃連及招閉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泄。病根何由以拔。既不知病源。焉能以愈疾哉。溫疫論

案。吳氏此論。實宜爲畏。大黃之蕩滌。而徒從事於芩連者。之頂門一針矣。

嘔吐

夫邪之入胃。上走則嘔吐。下迫則泄利。上下並走則吐瀉俱起。故斯疾吐瀉並作者。此常候也。間有吐瀉偏者。吐瀉多少偏者。蓋雖係其人胃氣之厚薄。亦因邪之上走與下迫而異焉也。俱宜下奪以挫其上走之勢。邪熱一去則吐自止。瀉又尋止矣。世醫遇如此之症。欲強止其吐。往往以小半夏加茯苓湯。吳茱萸湯。或生姜瀉心湯。黃芩加半夏生姜湯。旋覆代赭石湯之類。亦有爲水逆與五苓散。亦有以半夏藿香丁香縮砂之類投之者。雖俱係治嘔

吐之藥。非治本之法。邪之至輕者。幸有治焉。若邪之劇者。藥下咽。徒使病者益苦悶耳。如此不如與一杯之冷水。予治此症。大抵以大柴胡湯。放冷與之。初服雖或吐之。二三服之後必止。若猶吐不納者。加辰砂末少許。或鐵粉亦可用。或以伏龍肝水煎之。或湯成少加鐵繡水。莫不納。三黃湯加辰砂。亦宜隨症而服之。若大邪既去而猶嘔吐不止者。本事竹筍湯。或竹葉石膏湯之類。放冷服之。又有一症嘔吐之劇。一滴藥汁入口則乍吐出。至甚者聞藥臭亦嘔。與冷水則不吐。至于此。醫家病家往往束手。余每遇此症。先斷藥湯。以新汲水。服紫雪。大豆許。日三五度。後竹筍湯。竹葉石膏之類。隨症與之。則不吐。此亦不可不知。凡此疾。嘔吐皆屬熱。故與熱藥則必吐而不納。其無吐者亦生吐。雖吐之劇者。與冷水則不吐。是其証也。故粥漿以至湯藥。盡禁熱服。必當放冷服之。是予所歷

試之真訣也。

張石頑曰。凡溫病熱疾。嘔吐者。火性上炎也。無問表裡。通涼膈散。

嘔吐煩渴者。白虎湯。張氏醫通

又曰。溫病。熱病。時疫。乾嘔煩悶者。黃連解毒湯。同

楊栗山曰。溫病嘔吐者。胃中伏火。鬱而攻發也。增損三黃石膏湯

加味涼膈散加石膏。泄利之自止。寒溫條辨

又曰。凡胃熱甚。服藥嘔吐不納者。愈吐愈服。三服後火性漸消。然

後徐々用藥。即不吐。同

渴

凡熱邪犯胃則渴。渴之極必引冷水。此疾邪火先入胃。故多渴。但
有好冷。有好熱。俱為熱症。其以好熱。誤認為寒。與參附熱藥。則轉
輕至于重。不可不謹。若欲冷水者。少々與之。不妨其他梨漿西瓜

之類。病人欲之宜與之。至治法。若吐瀉不止而渴者。三黃加石膏
湯。或大柴胡湯。加石膏。吐瀉止而渴不止者。小白湯。大渴引飲者。
白虎湯。邪大半解。而嘔渴不止者。竹葉石膏湯。並宜生於津液之
品。葛根。栝樓根。麥門冬之類。於對症方中加之。亦佳矣。予治此症。
不論渴之冷熱。一切湯藥。至白湯粥清。盡放冷與之。不然則助嘔
而不納。間有不嘔者。必益瀉。或為腹痛。是最治此疾之緊關。故不
厭煩。屢告焉。

吳有性曰。如大渴思飲水。及冷飲。無論四時。皆可量與。蓋內熱
之極。得冷飲相救。甚宜。能飲一升。止與半升。寧使少頃再飲。至於
梨汁藕汁蔗漿西瓜。皆可備不時之需。如不欲飲冷。當易白滾湯
與之。乃至不思飲。則知胃和矣。溫疫論

楊栗山曰。溫病本未身冷不渴。小便不赤。脈不洪數者。末之有也。

輕則白虎湯。加白姜。蠶蟬脫天花粉。重則增損三黃石羔湯。加大黃。凡病忽欲飲水者。爲欲愈。蓋腸胃燥不能散邪。得水則和其胃氣。汗出而解。若不與水。則乾燥無由作汗。遂至悶亂也。寒溫條辨

案此說甚妙。瀉疫渴飲水數升。始有蒸然爲汗者焉。

厥冷

夫厥冷者。陰寒之極。故諸病見之者。咸爲陽氣衰絕之候。但傷寒與溫疫。純熱之極而亦見之。謂之陽厥。古法率以蕩滌爲主矣。今此疾亦瘟疫之一種。純熱之邪也。故往々見厥冷之症。而查其所從來。凡有三。其一吐瀉數行。不及服藥而厥冷。脈伏。是尤劇症。其一邪勢元輕。醫者與緩劑。藥方不與病敵。半日或一日後。邪勢稍劇。遂至于厥冷。脈伏。是其次也。其一服參附之類。或阿片等。或大艾焚灼。使邪炎鬱塞。遂至厥冷。脈伏者是也。三症中。不及服藥而

厥冷者。雖邪勢劇。畢竟不過內結壅閉。陽氣逆於內。不能達於四末。故與大柴胡湯。大承氣湯之類。邪炎一衰。陽氣一通。則厥愈。脈出。甚者走馬湯。備急圓。杏仁丸。朱砂圓之類。亦可撰用。其服緩劑。邪勢加劇。而厥冷者。比前症稍難。然猶有可救者。治法同上法。如其參附炙炳阿片等之誤治。助長之弊。邪勢加劇。必耗正氣。或動宿疾。其變至不可測。有發膈痛者。有轉筋者。有吐瀉俱斷而膈熱如燒。煩燥不安者。有瀉斷而吐益劇者。有吐下蛻蟲者。種々不一。至厥之甚。通身冰冷。肌膚血凝。青紫成班。唇口指甲。並四掌。變青紫。直視上插舌冷如水。煩渴欲冷水。與水則納。與熱則吐。神雖昏。不近衣服。是梟猛之邪。內鬱而陽氣不能四布之候。俱係醫之失治。而猶不察。卒至于此。又况燒酒熨之。芥子泥塗之。助桀爲暴之徒乎。實可痛憫矣。當此時。非斬關奪旗之兵。恐不能得救。拔治法

亦宜前數方。其他涼膈散。白虎湯。竹葉石膏湯。六一順氣湯。解毒承氣湯之類。隨其症而撰用之。萬可回死於無何有之鄉矣。

李挺曰。熱極忽然伏於內。故身寒四肢厥逆。狀若陰症。但身雖冷而不欲近衣。神雖昏而氣色光潤。脈沈滑而有力。此陽極似陰也。

宜大柴胡湯下之。或白虎湯。竹葉石膏湯。醫門

吳綬曰。厥應下而不可發汗。汗之則口傷爛赤也。傷寒要

又曰。陽厥者。必先因熱甚不解。而後發厥也。經言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此之謂也。切其脈。雖沈按之則滑。四肢雖冷。手足心或溫也。或時煩躁。畏熱喜冷。與之冷水。則嘔也。此乃陽厥之候。同

張石頑曰。溫病熱病時疫。熱極而厥者。涼膈合解毒。或合承氣下之。熱不退者。再下之。溫氏醫通

又曰。手足厥逆。少氣。唇面爪甲皆青。六脈俱伏。而嘔出酸穢。瀉下

臭惡。便溺黃赤者。此火伏於厥陰也。為熱極似陰之候。急作地漿

煎。竹葉石膏湯。誤作寒治必死。同

吳有性曰。凡陽厥。手足皆冷。或冷過肘膝。甚至手足指甲皆青黑。劇則遍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或六脈無力。或脈欲絕。以上

脈症悉見。純陰。猶以為陽症何也。蓋審內症。氣噴如火。眼爛口臭。煩渴。脛語。口燥舌乾。舌胎黃黑。或生凶刺。心腹痞滿。小腹疼痛。小

便赤澀。涓滴作痛。非大便燥結。即大腸膠閉。非協熱下利。即熱結旁流。以上內三焦悉見陽証。所以為陽厥也。粗工不察內多下症。

但見裏症。脈純陰。誤投溫補劑。禍不旋踵。溫疫論

又曰。凡陽症似陰。外寒而內必熱。故小便血赤。凡陰症似陽者。格陽之症也。上熱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赤白為據。以此推之。萬不失一。同

楊栗山曰。大抵陽症似陰。乃假陰也。寔則內熱而外寒。在傷寒以
大承氣湯下之。有潮熱者。六一解毒承氣之類。斟酌輕重。消息治之。以助
其陰。而清其火。使內熱既除。則外寒自伏。易所謂。水流濕者。即此
義也。此與陽勝格陰例同。王太僕所謂。病人身寒。脈冷。其脈滑數。
按之鼓指者。非寒也。余謂火閉而伏。多見脈沈欲絕。不盡滑數鼓
指也。要在詳症辨之。寒溫條辨
又曰。溫病厥逆。無陰脈。雜氣伏鬱。陽熱內迫。格陰於外。氣閉不能
達於四肢。甚有通身冰涼。其脈多沈滑。或沈伏。或沈細欲絕。或六
脈俱閉。所云蘇脈脈是也。症多怪異不測之狀。輕則升降散。增
填双解散。加味涼膈散。重則加味六一順氣湯。解毒承氣湯。斟酌
下之。豈可與傷寒陽厥並論哉。若數下後。脈不回熱不退者。死。亦

有下數十次。利下數十行。厥方回。熱方退。而得生者。正所云急症
急攻。下之或可活。不下必死無疑矣。此則溫病厥逆治法也。同

唇甲青紫

凡邪熱鼻猛之症。不速蕩滌。則必致手足厥冷。厥冷之極。必至唇
口青紫。此蓋鬱熱熾盛。血脈凝滯之所致。亦有輕症。用熱劑。鼓激
邪火。而到于此者。不知者。往往誤認爲陰寒之症。益用溫熱之劑。
愈用而愈甚。豈知青中有紫。原非陰寒之症哉。蕩滌少遲。則必就
鬼錄矣。治法詳于厥冷門中。其辨色之法。張石頑論之詳。宜參看
焉。

張石頑曰。色之青者。爲寒。赤者爲熱。以寒中於裏。則血脈凝滯。不
能榮行於外。所以唇爪青黑也。若熱毒流入於裡。而爲熱厥。則唇
甲亦青中必滯深紫。與陰寒之青黑不同。試觀產婦以舌青。驗子

死。唇青驗母死。則知青黑爲陽氣竭絕。不得與青紫渾稱也。張氏醫通

轉筋

轉筋之一症。多在誤藥致厥者。間有不經誤治。吐瀉數行。忽轉筋者。俱是津液耗竭。邪火迫於筋脈之所致。亦有腰腿間肌肉隆起作痛者。是亦邪鬱血凝之所致。俱宜大柴胡湯大承氣湯之類。或加行血之藥一二味。最佳。霍法刺絡之類。亦輔治之一策。隨症或宜用之。蓋此症去秋尤多。今秋甚稀。豈邪氣稍與人身諧而然歟。醫源

大肯成

按此等法。宜大邪既去而轉筋猶不止者。若其邪炎猶熾。而轉筋者。恐非此等之法所能治。學者思焉。又委中穴出血。或十指頭出血。皆是良法。然刺絡之法。宜未至厥冷者。若厥冷之極。轉

筋者用之。則只出紫黑血。點數滴耳。遂不能救。故行之當在早矣。

目眩 直視 直反 露睛

夫目五臟精華之所聚。故五臟方有病。其候往々見於目。況此症熱毒之極。一感之。則或上攻頭目。或下迫腸胃者乎。故初起有目眩者。或日系急痛。卒例而不省人事者。俱爲邪熱元閉上攻頭目之所致。宜走馬湯。備急圓。大承氣之類。若其手足厥冷。必直視目反。不可驚爲死症也。厥回則復常。治法詳於厥冷門。亦有手足厥冷而目半開半合。睡中露睛者。輕者厥回後。三五日猶不止。不可誤爲中氣虛極。而與溫補之藥。必致不救。仍宜確守前法。邪退精氣復則止矣。

楊栗山曰。溫病頭目眩。及頭脹頭痛汗。並目赤。目黃。目不明。目直

視目反折。與傷寒治法不同。俱係雜氣伏鬱中焦。邪熱元閉。上攻頭目。乃胃家實也。通宜升降散。加味涼膈散。清利之。頭眩疼。宜加大黃。目眩亦等症。量加龍胆草酒炒。寒溫條辨

吃逆

吃逆之症。熱邪鬱于胃之所致也。故用熱藥而致其冷者。多發之。不可誤為胃寒。與丁香附子等之熱劑。不獨吃逆不止。必致諸症增劇。俱宜大柴胡湯三承氣湯之類下之。則自止。下症既去。渴而吃逆者。宜白虎湯。若其初起。用蕩滌法。吐瀉全止而吃逆者。餘熱猶伏于胃中也。宜竹葉石膏湯。橘皮竹茹湯。本事竹茹湯之類。若邪全去。而猶呃逆數日不止者。屬胃寒。宜丁香柿蒂湯之類。然屬寒者。誠百中之一二也。宜詳內外。果屬寒則用前法。
病源論曰。伏熱在胃。令人胸滿。氣逆。氣逆則噦。

程國彭曰。當下失下。胃火上冲。而呃者。其症燥渴。內熱大便閉結。大柴胡湯下之。醫悟

吳有性曰。胃氣逆。則為呃逆。吳中稱為冷呃。以冷為名。遂指為胃寒。不知寒熱皆令呃逆。且不以本症相參。專執俗語。為寒遂投丁香。茱萸。桂。誤人不少。吾願執辭。審義者。臨症猛省。溫疫論

又曰。治法各從其本症。而消息之。如見白虎症。則投白虎。見承氣症。則投承氣。膈間痰閉。則宜導痰。如果胃寒。丁香柿蒂散宜之。然不若四逆湯功効殊捷。要之。但治本症。呃自止。其他可以類推矣。

發斑

凡發斑為熱邪外解之候。故此疾發斑。多在用下藥吐瀉已斷之後。二三日又有初時。誤服熱劑。迫陰血。裏氣壅閉。不得外泄。至成

厥冷忽峻下一投。裡氣忽通。邪熱外泄。而發斑者。又初時雖服熱劑。邪氣固微。不到激昂。正氣一旺。又發斑者。俱與溫疫發斑。治法一同。今舉吳楊二氏之說。宜參看焉。又有先發斑而一二日後吐瀉始發者。此屬一種之變局。治法俱同前矣。

吳有性曰。邪留血分。裏氣壅閉。非下不能發斑。乃出爲毒邪外解。下後斑漸出。更不可大下。設有下症。少與承氣湯。緩々下之。若復大下。中氣不振。斑毒內陷則危。宜托裏舉斑湯。溫疫論

楊栗山曰。夫疹與斑等。乃溫病中之重症也。治同溫病傷寒。百不出一。總緣雜氣之毒鬱於胃中。無所施洩。發於皮膚。而爲疹。增損双解散主之。加紫皆浮萍五七錢。或重加石膏大黃芒硝。清散得宜。未有不出者。如身出而頭面不出。此毒氣內歸危候也。急以大蟾蜍一個。搗和新汲水。去渣痛飲之。自出屢驗。寒溫條辨

結胸

傷寒結胸。多在用下劑甚早。邪氣陷入。此症結胸多係鬱熱上炎。與水飲相結。故素常蓄飲人。患之最多。輕者小陷胸湯加大黃。或大芫胡合小陷胸湯。或更加芒硝。千金陷胸湯亦可用。甚者大陷胸湯。大承氣湯加甘遂。在上者宜吐之。三物白散之類。量症之輕重。以撰用之。旁用罷法亦可矣。亦有初起用熱劑下利。忽止邪熱無出路。於是鬱邪上攻。迫於心膈。以爲結胸者。治法俱同于上。其兼發斑。或呃逆脈沈微。手足厥冷等。在傷寒爲難治。此疾未必然。楊栗山曰。溫病鬱熱內攻。火性上炎。一發即心胸結痞。脈洪滑數。或伏沈。自是熱實結胸痞氣。特患下之不早耳。非大小陷胸。或陷胸承氣。加味涼膈等方下之。

腹痛

此疾兼腹痛者甚稀。但夏至前後。邪勢尚嫩。秋抄後邪勢已老之時。患之者必兼腹痛。又者兼蛇蟲。挾滯食。動疝瘕者。六七月盛行之時。感之者必無腹痛。又初起無吐瀉。但腹痛如刺。頗類攪腸抄者有之。邪勢尤劇。非走馬湯備急圓杏仁丸之類。則不能治之。少々腹痛。不必拘。但宜大柴胡湯涼膈散三承氣湯之類。宜量其輕重。而與之。若果係于兼蛇兼滯食。則於對症藥中。加殺蟲消導之一二味。亦可矣。若其邪全去。而痛猶綿々不止者。多是動宿疾也。宜詳其因而治之。

蛇蟲

平素多蛇之人。一感此疾。蛇不堪其溫熱。煩擾動痛。或從口出。或從肛門出。亦有無痛而忽然吐出者。此皆因邪火犯胃。蛇不安。其居已。故以遂邪火爲要。不必治蛇。若誤爲胃寒。與溫熱之劑。則邪

勢愈加。至不可救。但確黃蕩滌。邪炎自熄。則蝟亦安居。若不得已而治之。則宜兼服清中安蛇湯。其吐蛇愈多。而時々腹痛。不能飲食者。是胃敗也。多屬不治。

吳有性曰。疫邪傳裡。胃熱如沸。蛇動不安。下既不通。必反於上。蛇因嘔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蛇厥自愈。每見醫家妄引經論。以藏寒蛇上入膈。其人當吐蛇。又云。胃中冷。必吐蛇之句。便用烏梅圓。或理中安蛇湯。方中乃細辛附子乾姜桂枝川椒皆辛熱之品。投之如火上添油。殊不知疫症表裡上下皆熱。始終從無寒症者。不思現前事理。徒記紙上文辭。以爲依經傍注。坦然用之無疑。因大誤人甚衆。溫疫論

馬印麟曰。蛇厥有熱渴者。黃連解毒湯。有下症者。承氣湯。溫疫類編

口中糜爛

吐瀉已止。飲食稍進。後二三日。或四五日。忽然口舌糜爛者。間有焉。餘炎薰蒸之所致也。宜涼膈散。兼點柳花散。或以黃連解毒湯之類。噉之。亦可矣。清胃散瀉火湯之類。亦宜服用。

解後大小便不利

邪結不散。則陽氣內結。小便不利。甚者二三日不通者有之。是此疾之常事。服硝黃之類。邪火一消。大便生渣滓。則通。不必強利小便。不知者利其小便。此大誤也。亦有下利斷後小便猶不快利者。此下後律亡之所爲。勿以猪澤之屬利之。飲食進津液生。則自通矣。吐瀉後大便數日不行者。此亦常事。別無他証。不可攻之。吐下後津涸陽亡。胃中虛燥所致也。飲食日加。津液自通。則大便出矣。若病人覺脹悶。則宜調胃承氣。養胃承氣。麻子人丸之類。

抄復

凡此疾。初起用下劑。而吐利止。飲食漸進。氣力全復。近者半日。或四五日。遠者十日。或半月餘。已而忽然前症再發。疲困十倍于前日者。比々有焉。是蓋非再感。迺餘炎未歇。再縱其梟惡也。其故何也。前日退消黃甚早。餘炎不全去。其他或輕症服溫劑而愈。或緩藥治之。卒而愈。以邪勢之不劇。雖一旦得効。餘炎再集。則前日不用瀉滌之咎也。勿以其氣力未復。與補藥以養其梟。宜速與硝黃之類。以拔其邪藪。縱藥緊於前日。勿緩於前日。倘誤爲胃虛。投參附姜桂耆朮之類。則禍不旋踵。再感亦同焉。

劉松峯曰。凡治傷寒溫疫。醫者最重初次得疾。至於抄復。謂死者。蓋寡。每視爲至輕。而護不經意焉。蓋謂抄復之病。人身之經絡藏府。皆前次溫邪。所曾經傳遍之所。則此番不過由孰路而行。故邪氣易出也。右人原有此論。豈知此。弟語其常也。獨瘟疫盛行之時。

則不然。蓋是時疫氣所積者厚。即無氣食勞損之因。尚有重感厲氣而復者。更有前疇餘邪稍有未淨。再醞釀滋蔓而科然自復者。是天氣之邪。與人之氣血膠固充塞。鬱勃糾紛。故復至三四次。尚有損命者。矣。慎母以其復也而忽之。說疫

妊娠

妊娠感此疾。服藥尤不可遲緩。宜速投蕩滌之劑。慎勿惑消黃墜胎之說。以用補藥。或緩劑。如此則邪火愈熾。熱毒迫子宮。胎必墜。若早與下劑。以清肅之。則火毒消滅。元氣泰然。復何墮胎之有也。古人所謂。有故無損者是也。亦間服藥數日。吐瀉已竭。飲食稍進。忽然再復者。因憶受胎則腹中與平人自異。邪熱必伏匿。固結於子宮間。豈一下之所能了乎。是以餘炎再聚。則再呈梟惡。赤不可知也。後學者宜詳焉。

吳又可曰。孕婦時疫。設應用三承氣湯。須隨症施治。慎勿惑於參朮安胎之說。病家見用承氣。先自驚疑。或更左右嚮雜。必致醫家掣肘。為子母大不詳。若應下之症。反用補劑。邪火壅鬱。熱毒愈熾。胎愈不安。耗氣搏血。墮胎何賴。是以古人有懸鐘之喻。梁腐而鐘未有不落者。唯用承氣。逐去其邪。火毒消散。炎熇頓為清涼。氣回而胎自固。當此証候。反見大黃為安胎之聖藥。歷當子母俱安。若腹痛如錐。腰痛如折。此將墮胎欲墮之候。腹藥亦無及矣。雖投承氣。但可愈疾而全母。味者以為墮胎。必反咎于醫也。溫疫論

又曰。或詰余曰。孕婦而投承氣。設邪未逐。先損其胎。當加之何。余曰。結糞瘀熱。腸胃間事也。胎附於脊。腸胃之外。子宮內事也。藥先到胃。瘀熱纔通。胎氣便得舒養。是以與利除害於傾刻之間。何慮之有。但投藥之際。病衰七八。餘邪自愈。慎勿過劑耳。同

楊栗山曰。妊娠溫病。內蘊邪熱。裏証居多。不可發汗。急用護胎之法。并底泥塗臍。至關元。乾再易之。或以青黛伏龍肝爲末。水調塗之。若大黃。乾嘔錯語呻吟增損。三黃石膏湯。清化湯。若熱甚。燥急胎動不安。必須下之。慎勿惑於參朮安胎之說。奪其裡熱。庶免胎墜。蓋邪火壅鬱。胎自不安。轉氣傳血。胎隨何賴。酌用升降散雙解散。加味涼膈散。或去芒硝以逐去其邪。則焰熇頓爲清。涼氣回而胎自固。寒溫條辨

發狂

于去秋。見一壯婦患瀉疫。吐瀉數行。煩渴引冷水。醫者與參附之劑。証益加劇。於是替醫。後醫亦復與參附數劑。吐利益甚。遂發狂而死。余意此証。邪勢暴猛。加以參附熱劑。故鼓動邪勢。迫于陰血。而發狂爾也。若初與承氣諸湯。則必不到于此。然既到于此。亦仍

用承氣諸湯。或可收功也。果係于蓄血。則桃核承氣湯。或大承氣湯。加桃人紅花當飯。抵當湯丸之類。尙或可救焉。而此之不顧飽用參附。而令狂死。實可痛悼矣。

吳有可曰。有喜笑如狂者。此胃熱波及於血分。血乃心之屬。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宜其有是証矣。仍從胃治。溫疫論

楊栗山曰。傷寒瘟疫。雖根源不同。至於發狂。皆邪熱之極。使非峻逐火邪。則不能已。故但察其大便硬結。或腹滿而堅。或濕滯膠閉。或協熱下利。或熱結旁流。有可攻之証。酌用大小承氣涼膈六一解毒承氣之類。下之。如無脹滿結實等症。而惟胃火使然者。但以白虎解毒三黃石膏大小清涼之屬。清其火邪。其病自愈。寒溫條辨

下血

下血之証。亦往往在初發。是皆用熱藥。迫於血分之所致也。不必

具小腹硬滿急脹小便自利等之候。間有喜忘如狂者。亦有昏腫不清楚者。若大便中有血色者。熱犯血分無疑。桃核承氣湯抵當湯之類。亦可用之。又有初起小便出血者。是熱犯小腸之所爲。今秋治小兒患之者。一人而已。不多見。詳見于治驗中。

吳有可曰。胃實失下。至夜發熱。留血分更加失下。必致瘀血。初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既投承氣。晝日熱減。至夜獨熱者。瘀血未行也。宜桃仁承氣湯。服湯後熱除爲愈。或熱時前後縮短再服。再短畜血盡而熱亦盡。大勢已去。亡血過多。餘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黃湯調之。溫疫論

又曰。胃移熱於下焦氣分。小便不利。熱結膀胱也。移熱於下焦血分。膀胱畜血也。

又曰。小便不利。亦有畜血者。非小便自利便爲畜血也。同

變証

卒然惡寒振栗。肌膚粟起。半時或一時許。而吐瀉并作。或吐瀉一二行。而振栗者。是邪游溢大陽經也。從吳氏之法。與達原飲。加羌活。輕者自解。重者非下劑不愈。又有無惡寒振栗。但頭痛如破。脈弦數而吐瀉者。前方加葛根。或大柴胡加葛根。又有憎寒而下血者。小便出血者。是邪逼下焦之症。宜桃核承氣湯。或承氣湯加桃人紅花當飯之類。尿血者外臺崔氏療卒傷熱尿血方。或當飯承氣湯。溫疫論桃人湯宜之。吐血者聖惠茜根散。三黃瀉心湯。聖惠苦參湯。宜之。又有卒然頭眩昏倒。舉身麻痺。續轉筋。而不吐瀉者。或手足厥冷。脈伏。是陽氣鬱遏不伸之候。宜走馬湯。備急圓。亦有宜白虎湯者。此他變証猶多。不必一一具論焉。聊舉其一二耳。臨機通變。自存於其人。

死症

洞泄一日。或二三日後。毒臭衝鼻。傳旁人衣服。而不消者。並厥回脈出。而大便遺失不覺。猶發揭衣被。煩渴欲飲水者。水瀉一二行。起居未衰。乍聲啞者。水瀉止後大便滑通無度者。或發狂不省人事者。又劇症服藥得厥回。脈出吐瀉全斷。飲食稍進。而吐衄不止者。予去秋來。治此疾數百人。其如此者。僅不過五六人。而二三日後必死。終不能救也。噫是實屬死証。不可挽回歟。抑猶有一線生路。而余術未至。未由救拔歟。後之值此等症者。研精殫思。有能發明補余罅漏。死而瞑目矣。又如老人虛人。雖原匪死症。並弗誤治。榮衛衰弱。或宿疾發動。有不可枝梧者。然十人中不過一二人耳。此所謂天覆傾者。非醫人之罪也。

禁忌

人參 附子 罌粟殼 胡椒 阿片 訶子 燒石 熨藥
 燒酒 清酒 鹽炭 炙 蕃椒 肉豆蔻 熱湯 熱弱

以上諸品。正須禁絕之。但巴豆極熱之性。而不在禁中者。如備急圓走馬湯。紫丸白散杏仁丸之類。足以助消黃之所不及。其他一切湯藥飲食。宜冷而不宜熱。否則嘔吐不納受。

預防

凡正邪不兩立。正氣實則邪無由入。故欲預防感觸。宜先禁飽食大醉。一切油膩。並堅硬難化之物。常饒食勞筋骨。勿過時。炙背腹。勿有間斷。勿不時飲食。勿數入房。勿冒雨露。勿深夜行道路。入山林。如此則筋脈舒暢。精氣充實。邪氣何由入焉。此為預防第一之策。古人有辟溫等之方。予未之信。儻病家強乞藥。不得已而與之。平胃散六君子之類。蓋脾諸湯之本。脾胃健則津液四布。氣血

充盛。庶幾無邪氣乘虛而入。

劉松峯曰。溫疫乃天地之邪氣。人身正氣固。神氣守。則邪不能干。故避之在節。欲節勞。仍毋忍飢。以受其氣。至於却邪之法。如經所云。天化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干邪。是也。蓋天化者。鼻也。鼻受天之氣。故曰天化。溫邪之氣。自空虛來。亦欲其由空虛而去。即下句氣出於腦之謂也。蓋邪氣自鼻通腦。則流布諸經。令人病。溫氣出於腦。謂隨之。或張鼻以泄之。或受氣於空。速泄於外。而大吸。清氣以易之。則却從鼻出。而毒氣自散。祛邪於外之法也。又如想心如日等法。蓋胆屬少陽。中正之官。其氣壯。則藏氣賴以俱壯。而不能入。此強中禦外之法也。凡探病診疾。知此諸法。雖入穢地。可保無虞。男病邪氣出於口。女病邪氣出於前陰。其對坐之間。須知其向背。行動從容。察位而入。方妙。此疫

或問

瀉疫新論稿成。有人問曰。子以此疾爲瘟疫之一種。而無一屬虛寒者。既得聞命。雖然。人有老少強弱。病有寒熱虛實。今如子說。不論老少強弱。一切與清熱滌穢之劑。以爲至當之治。強壯者幸可保無虞。至老幼羸弱者。恐有爲子死非命者。夫人疾病。因其人稟賦強弱。寒熱虛實。異其症。故仲景撰傷寒雜病論。舉三陽三陰。以示寒熱虛實之法。而今子不據其法。果何所本。豈爲世服參附而斃者多。無非懲羹吹壺之類乎。恐招刻舟求劍守株待兔之譏矣。曰。如子則誠知其常。不知其變者也。何則。人有老少強弱。病有寒熱虛實。軒岐張沙之所以諱々教于人。而固不待子言而知也。特至於溫疫之邪。有不然者。是聖所未明言。而後世吳又可以降所發明也。既知瘟疫之盡屬陽症。而陰症百中之一。則奚獨怪斯疾

之陽症。而無陰症乎。何則此疾亦溫疫之一種也。且予聞此疾之起。在印度。夫印度之地。在赤道切近極熱之地。元陽之氣發而爲此。純熱暴猛之邪。以傳染於四方。一觸之則從鼻口入。直客于胃中。傳而脈。上下奔突。却一身之津液。上吐下泄。故無老少強弱之別。一受其邪。則胃中如熱釜。只恐清解逐穢之力不足矣。譬之如火之燒屋。有大廈小屋。然救火非水。則不能也。抑如子說。大廈用水小屋用湯乎。必無此理也。今此邪之容于人身。亦猶火之燒屋。要在滅之耳。奚暇論老少強弱乎。火滅則屋存。邪去則人全。又不知乎人服巴豆則暴瀉如注。是以烈熱之毒入胃中。忽卒不和故也。若欲止其瀉者。令之飲冷水。即腹中快和。瀉頓止。是皆世人所知。非可怪而救之何。量老少與強弱而爲與水哉。凡熱邪孟烈直侵腸胃。則發瀉利。此理甚明白。且古人不言乎。有故無損。當此

消黃雖劇。亦何恐之有。若顧慮老壯強弱。而逡巡失治。則臍臍不可及。何則邪勢急於燒眉也。世有知此疾之不宜溫劑。而猶恐消黃之蕩滌者。徒事岑連栢栢之類。徒養疴斃人者。猶欲防勁敵而不遺勁兵。委之文史。豈唯其不濟事一敗塗地也明矣。子疑未冰釋。則諸具舉其非虛寒之徵矣。夫此疾卒然洞泄一二行。飲食起居無變。虛寒者能如此乎。此非寒一也。其所下之糞色。純白如泔。米汁。或如敗醬。毫無色。亦完穀下出也。肛門熱癢如溫湯瀉出。小便赤濁。割少。虛寒而有如此症乎。是非寒二也。煩渴欲飲冷水。舌上白胎甚者。舌強不語。虛寒而有如此症乎。是非寒三也。雖手足冰冷。膈熱如燒。或無熱猶發揭衣被。虛寒有虛此者乎。是非寒四也。與熱藥則吐而不納。下利益甚。轉加煩悶。與涼藥若冷水。則不吐。是等皆虛寒之所無。而熱証獨有之。是非寒五也。子猶以爲不

然耶。曰非散悉以爲非也。然世有治此疾專投參附姜桂之徒。乃未悉殺人之往々有爲之救脫者。則不能無疑于子之言也。曰是何足深怪。彼服參附而得生。世固有焉。如此之症。其人正氣素勝。所受之邪亦輕。不藥自愈之症耳。其實非爲藥愈也。何則邪氣輕。正氣勝。假令服熱藥。一時鼓動邪勢。至手足厥冷。正氣遂奮然而起也。正邪不兩立。正氣一勝則邪氣去。必然之理也。不啻服參附而得生。至一等輕症。雖服阿片固瀉之劑亦愈。與發表藥亦愈。與芩連亦愈。實非藥之効也。世更有吐瀉數行。至手足厥冷。而不服一貼之藥。而愈者。如若而人天資強堅壯實。一則雖誤治不爲藥見害。一則疾不付醫。得中醫之類已。子乃思欲以一救萬。以溫熱之劑。試人性命。不亦謬戾之甚乎哉。苟非強堅壯實之人。則死不施踵。雖或幸愈。在再引日。或明年再發。有變爲休息痢者。有爲滯下

者。余去秋以來。目擊如斯之輩。凡數十人。不啻也。以是觀之。與溫熱之劑而愈者。非藥也。乃自愈也。客首肯而去。明治十二年重陽前三日。高島久也。祐啓謹補訂。

